



儿童的成长的确处在缺少关爱的环境中，新的互联网环境让缺少关爱的心灵有了出现偏差的更大风险。

2024年3月，《新民周刊》记者前往河南省商丘市睢县董店乡玉皇庙村进行乡村留守儿童样本调查。这座豫东村庄，有一条500米的土路穿过田野，连接着柏油马路与村小——睢县向阳小学。一辆灰色面包车停在校门口，路面扬起漫天黄土。司机名叫吴传钰——向阳小学校长。

向阳小学留守儿童占比30%，由于交通不便，村里大部分学生转到镇上或县城学校就读。村小总人数逐年减少：200人、100人，再到目前的55人。

吴传钰头发凌乱，手里攥着一打学生的笑脸照。他告诉《新民周刊》，因学校靠近中原鞋都集聚区，父母返乡务工的多了，留守儿童也在逐年减少。近些年，农村单亲留守儿童是最为值得关注的群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会，专注农村调研十多年。她分析，单亲留守儿童增多与农村婚姻观念的变迁有着直接关系。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以半工半耕为基础，当时，农村家庭为了应对经济压力会主动调试融入城镇化。他们大多把孩子带在身边，或等孩子成长到青春期时再外出打工。

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集中在85后和90后，他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现在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中一部分人成了新一代留守儿童。

相比之下，现在的留守儿童面临的状况更为复杂。伴随着儿童长期留守化、乡村熟人社会断裂，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愈发弱化，直接导致农村家庭结构撕裂。父母与孩子常年见不了几面，电子屏幕代替父母陪伴，甚至出现“没有父母概念”的极端案例。王会说，每一个单亲留守儿童的问题背后都是一个不完整家庭的问题。

破裂

3月25日前夜，睢县下起小雨，向阳小学露天食堂蓝色塑料凳上积了些水洼，学生们只能三三两两站着或蹲着。三个小学生端着饭缸，跑到一旁干燥的橡胶地面扒拉了两口，“扑通”坐在地上。

向阳小学美术教室里，三个孩子很安静，他们正围着六角形桌子补作业，最右边的男孩名叫许立，今年12岁。“老师为

什么让补作业？”他低头沉默，好一会，小声说：“我写错练习册了。”

许立，读五年级，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二年级时父母离异，之后，这位少年成绩下滑，性情大变。据吕肖洁老师说，最多时，她曾一天打三四次电话请家长，原因是许立常常和同学发生冲突，动手打架。

王会调研过多个单亲留守儿童家庭，对这个群体并不陌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农村家庭价值观发生本质改变。以往妇女对孩子的抚养意识较强，现代女性则以个人幸福为优先级，往往不会只局限于带娃或婚姻。

相比婚姻，经济上的独立更能带给农村女性安全感。因此，农村家庭破裂状况越发凸显，而离婚后，单亲留守儿童多由父亲肩负监管义务。

许立父母已离异三年，两人长期在外打工，均不懂得如何与孩子沟通。母亲过年才回家一次，平日里母子俩依赖于微信沟通；今年，父亲打工返乡，在距离村庄8公里的县城开了饭馆，忙着挣钱。用父亲的话说：“这孩子，很懂事，我没操过什么心。”

爷爷奶奶忙于农耕，更察觉不到少年的细微变化，祖孙两代的交流通常机械重复——

“作业写完没？”

“写完了。”

“在学校不要打架。”

“嗯。”

“好好学习。”

“哦。”

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积压的情绪找不到宣泄出口，许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向阳小学。摄影/吴雪

